

浅谈京剧中的酒文化

王仕佐¹ 黄 平²

(¹贵州贵阳 贵州大学旅游系 550025

²贵州贵阳 《酿酒科技》杂志社 550002)

内容摘要:京剧是中国的国剧,它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中国酒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到京剧艺术中来。酒文化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京剧的题材和剧情的冲突,而且,酒文化独特的内涵更给京剧表演以广阔的创造空间和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关键词:京剧 酒文化 艺术效果

中图分类号:J821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8-4436(2001)01-0085-0089

世界上有三种古老的戏剧: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和中国的戏曲。京剧则是中国戏曲中诸多剧种的典型代表。

京剧之所以为我国传统戏剧中的瑰宝,是它把歌唱、舞蹈、音乐自然地融为一体,且剧目十分丰富,古今中外的许多历史的与现代的、伦理的与感情的、现实的与神话的等故事都有。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综合性或多样性使得京剧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京剧生长在民间,又扎根于群众之中,它演出的剧目无论悲欢离合在一定程度中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追求,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酒文化,它也必然要渗透到京剧中来,京剧舞台上无论是红脸的关羽、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包拯、紫脸的专诸等再现的历史人物,还是那飘飘俗仙的神女、雍容华贵的后妃、勇冠三军的武将、扶危济贫

的侠士、开明治国的君主、忠心效命的重臣等性格各异的艺术形象。几乎无一不与酒发生联系,借以塑造、渲染、烘托达到其艺术效果,有人说“酒与文章一同降生”,此话想来并不过份,从京剧艺术上完全可以体现出来。“三五步走尽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以虚拟化为特征的表演艺术,内涵丰富的中国酒文化自然会引发观众的各种想象和意境,更给对社会生活加以提炼,升华、夸张、美化而形成的表演技艺和人物刻画以广阔的创造空间,进而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京剧艺术综合性,虚拟性和程式性的表演,构成了京剧独特的表演体系,有人称之为“梅兰芳表演体系”,并把它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并称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①。梅兰芳表演体系表现了典型的中国文化、中国酒文化也充实和丰富了这门独特艺术。

一、用酒来点明题材

京剧大约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清代道光年问)形成的,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以后,中国大陆南方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第一个进京的徽班以唱“二黄”声腔为主、兼唱昆腔等,由于声腔和剧目都很丰富。很快地压倒了当时盛行北京的“秦腔”。许多秦腔班的演员转入徽班,形成徽秦两腔的合作,后来另外三个徽班也来到北

^①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华文化讲座丛书》第1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京。京师的梨园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到清朝道光年间,造成了第二次“西皮”(前身是秦腔)与“二黄”(徽班)的合流,形成了所谓的“皮黄戏”,即京戏或京剧。

京剧来源于民间,它自然为人们喜闻乐见才有了其生命力,因此,一般来说,京剧所演的戏威武雄壮、慷慨激昂的比较多,而在民间,酒与英雄往往是紧密结合的,大凡描绘英雄豪杰,大都要极力渲染他的酒量,这种观念,直到今天,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学艺术的影响依然存在。欧阳予倩先生在《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中也曾介绍说:“二黄戏是野生的戏曲艺术,它的风格是比较粗野的。……主要演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戏;此外就是《东周列国志》、《精忠说岳全传》和《杨家将全传》等……。”当然是很有道理的,诸葛亮、曹操、张飞、鲁智深、林冲、穆桂英等英雄人物几乎是家喻户晓,这与文学作品的成功不无关系,但通过酒文化的舞台形象的塑造,则更是栩栩如生,他们武艺超群,酒量过人,通过对英雄的深刻细致的描述,透过酒文化也展现了历史上社会及生活的某些侧面,甚至一些著名事件。如《摘缨会》这出老生传统戏,就是围绕楚庄王大宴群臣中,由爱姬敬酒引发的矛盾冲突,整台戏围绕“酒”而进行,生动描述了晋楚交兵的一段共知的美谈;荆轲刺秦王未中,大闹秦庭,虽未成功,千古壮其侠烈,《荆轲传》就描写了这一事件,戏中为塑荆轲无畏的英豪形象,以其海量壮行,“饮酒须要效鲸狂,开怀一饮断长江,快哉干杯尽海量,人生乐事惟醉乡。”酒在这里与这一著名历史事件结合得恰到好处,著名表演艺术家郝寿臣的表现更是逼真动人;《监酒令》则通过以军法行酒令、反映汉代吕后专权,宫廷骄奢淫逸的生活,戏中描述了吕后专权,吕姓皆封王爵,每夜宴乐。朱虚侯刘章不满吕后所为,刘章趁为吕后斟酒,以军法斩了吕党二人。这出戏也反映了汉代酒令不同于以后唐代的酒令^①,通过酒文化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此外,许多京戏。只要一听剧名,人们都可联想起历史事件及人物特征。在这里,“酒”起到了代名词作用,如《青梅煮酒论英雄》,就可想起曹操、刘备议论天下英雄的复杂心理;《横槊赋诗》,就浮现出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英雄气概和自豪感;《太白醉写》使人们想到李白醉酒后趁此要杨贵妃磨墨,要高力士脱靴以泄尽闷气的

众所皆知的文人志气;《醉打山门》使人们想起胆大心细、侠肝义胆的鲁智深形象。在这些戏中,唱词、剧情、演技都脱离不了“酒”这一主题,都围绕着主人公而进行,从艺术的角度把中国丰富的酒文化展示在我们面前。

京剧剧目非常丰富,已知约有五千多个剧目。其中许多规模很大,成为“系列戏”,其内容多为历史故事。影响最大的有“三国戏”:表演三国时代的诸多事件,如《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群英会》、《借东风》、《龙风呈祥》、《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等。“杨家将戏”:表演杨家将英勇杀敌、卫国牺牲的壮烈事迹。如《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四郎探母》、《百岁出征》等等。“水浒戏”:表现了封建社会许多官逼民反的悲剧和英雄人物的行为,如《野猪林》、《武松打虎》、《打渔杀家》等等……。翻开这些剧本,字里行间都浸透着酒的芳香,眼前浮现着众多英雄豪杰的饮酒形象,他们或静或狂的“醉态”引发人们去透过现象进行深层次的思索,这或许就是京剧艺术能根植人民大众之中的魅力所在。

二、用酒来抒泄胸腔

酒是一种特殊的饮料,自酒被发明以来。就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饮酒史,“酒”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说京剧带有浓厚的酒文化色彩,那么作为其起源的文学作品自然少不了酒的独特作用,无论是《周书》中的“酒诰”,还是《诗经》的“大雅”、“小雅”都留下了酒的诗文记录,酒既能成为千古文章不可少的部分,首先是酒为诗人们的良伴益友,难怪他们的作品自然飘溢着酒的芳香,这些在京剧中都可得到显现。如果说文学作品是平面的,那么京剧手段则是立体的。“东风吹出花,安可不尽杯”(《金陵凤凰台置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李白把他的人生哲学与酒连在一起,但也不是消极的,前面提到的《太白醉写》这出戏,就深刻地表述了李白的人物形象,用

^① 参见王昆吾著《唐代酒令艺术》。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

京剧艺术把这位诗人表现得活灵活现。

京剧中对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表述，酒文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文学作品一样，往往可以从“一杯酒”来展现主人公的情怀、抒发胸臆，表白独自的内心世界，将全剧引向高潮。精炼的唱词、优美的唱腔、动人的表演，让你在融入剧情的同时，得到一种美的享受，从深层次上感受到酒文化与京剧艺术的完美结合。

用酒言志 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个性多样，京剧在表现这些人物时，在剧情安排上离不开“酒”，诗言志，酒亦言志，用“醉境”来表达各自对生活的态度或揣摸对方的心理，使其形象更加丰满。三国戏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袁世海之代表作《横槊赋诗》就把曹操这位熟悉的历史人物的这一心理表达得淋漓尽致，“想当年老夫持此槊，破黄巾，诛董卓，擒吕布，灭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种对岁月流逝的无情与建功立业的矛盾。以及对“志在千里”这种进取精神的张扬，正是历史上活生生的英杰形象；京剧《群英会》中，周瑜一开始就令把盏，整过剧情就围绕“看酒”展开，“悲歌起同饮佳酿，我今日云中会故乡，蒙主上权衡督长，为大将真难当。”“今日相逢会旧交。群英会上当醉饱，畅饮高歌在今宵。”诸葛亮也“劝大夫放开怀且自饮酒，些须事又何必这等担忧。”戏中在“酒席”上的精彩旁白，一言一语、一举一动，生、净、丑角合作。充分展示了“群英”的胆识和韬略。

用酒抒情 生活中的酒都具有两重情，即在高兴激动之余要饮酒，称“助兴酒”或“庆功酒”。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京剧上同样如此，许多战争题材的戏，出征要喝出征酒以壮行色；凯旋要喝祝捷酒以庆胜利，“接过兄长酒一樽，戒酒之事记在心；回头再对大哥论，夺取瓦口定把功成。”这是京剧《瓦口关》中张飞的出征情怀；《辕门斩子》中杨六郎为穆桂英壮行，“叫焦赞将酒宴后帐摆下，破天门全凭那女将娇娃。”“酒”在这里所表现的杨家将的忠烈之情，感人尤深；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体现杨子荣“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的英雄气概的著名唱段。更是深入人心，已成为大家在特定场合以达

到某种高潮的经典用法。可见，京剧中的酒文化，它来自社会现实，然而表现在舞台上，可起到发挥独特功能的作用。

一般来说，京剧在刻画一个人物形象的手段中，除了注重角色，即行当和以唱、念、做、打等的结合表演程式外，必定要为主人公设计一段内心表白的主要唱腔，直抒胸臆，或慷慨激昂，或如泣如诉，把剧情推向高潮，把人们带入戏中主人公的意境去直接感受。这种在丰富人物性格，体现内心深处而利用酒来达到其目的，在京剧中更具有特殊效果。根据水浒故事改编的京剧《野猪林》就是非常好的例证，林冲无端被害，妻离家破，在发配远乡路途甚至几乎是苟安偷生的境地时，仍逃不脱遭陷害的厄运，从八十万禁军教头到一个囚卒，从祸从天降到走投无路，戏中通过一酒葫芦，生动地表现了被逼上梁山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悲愤心理和凄凉，“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在这天寒地冻的山野，“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烦。望家乡，去路远，别妻千里音书断，关山阻隔两心悬。”没想到自己沦落到此，乘着酒兴，悲愤交加，“满怀激忿问苍天，问苍天，万里关山何日返？问苍天，缺月儿何日再团圆？问苍天，何日里重挥三尺剑？”也表达了“诛尽奸贼庙堂宽，壮怀得舒展，贼头祭龙泉”的英雄气概。在这里，酒文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把酒与英雄紧密结合起来，借酒抒情，使英雄的形象更趋完美。京剧《徐九经升官记》讲述了清朝光绪年间玉图县令徐九经因貌丑不被重用，很是不满。但他克服了个人恩怨，在审理安国侯、并肩王官司中，机智地作出了公正判决，塑造了一个清正廉明的清官形象，戏中主人公用酒巧妙机智地表达了其普通、自然的心理，“想当年我走霉运、喝你的酒我才开心。哎呀呀，你害得我得了酒病，上了酒瘾，离了它我就难活命……”诙谐幽默，引人入胜，由丑角表演，更使主人公形象丰满，惹人喜爱。

用酒点缀 和文学作品一样，为推动剧情发展，使人物形象个性更加鲜明，京剧也常运用对比、反衬的手法，“酒”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能源”推动作用。如前所述，林冲被逼上梁山一节的情节发展，“酒”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喝酒定交、沽酒御寒，全剧结束，亮相时仍是“刀枪套葫芦”。衬托出“英雄与美酒”的预定效果。范均宏先生改编的京

剧《杨门女将》，熟悉的故事，熟悉的人物，加上作者精炼的语言和杨秋玲、王晶华等一批优秀演员的出色表现。该剧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不容置疑，这部描写杨家将“众儿郎壮志未酬疆场饮恨”“老太君一门多忠荩，……率领女将把贼平”的赤胆忠心为国效命，忠烈一门的戏，武戏色彩浓厚，但也正是“酒”，一开始就引发冲突，扣人心弦，“寿堂”这一幕甚为精采，戏中，正值杨宗保五十寿辰，府中大摆筵宴，柴郡主与穆桂英恐百岁高龄的余太君闻耗惊痛，通过“一杯酒”表现其悲喜交加的复杂心理，从“可笑我弯弓盘马巾帼将，传杯摆盏内外忙”到“眼望着杯中酒珠泪盈眶，痴心语似乱箭穿我胸膛。一霎时难支撑悲声欲放，我只得吞酸泪把苦酒来尝。”余太君正是用“酒从宽处饮”的常识洞察到“桂英儿平日里颇有酒量，为什么一杯酒醉倒在厅堂？”从而“细问短长”。拉开了为国“请长缨慷慨出征”的序幕，一下把剧情推向高潮，酒的巧妙利用，合情合理，表演得维妙维肖；现代京剧《红灯记》中“赴宴斗鸿山”这场戏虽算是开场，可为全剧的主笔。围绕“赴宴”，“酒”又发挥了刻画李玉和这个英雄人物的绝妙作用。“赴宴”前颇具酒量，“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千杯万盏会应酬’”到“盛宴”时却“不会喝酒”，作者的这个精心设计，无疑对塑造了一个高大英雄形象起到了“妙笔”的作用。

总之，作为综合艺术体现，京剧中唱腔独具一格，居于首位，颇有讲究，大段的唱腔以表现人物低沉、感情悲痛、或感叹观畅、或缠绵、抒发情感，酒文化自然可提供创作空间。京剧来源于生活，它反映的也是现实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京剧舞台上体现酒文化是一种必然，酒文化的艺术和艺术的酒文化是并行不悖的。

三、用酒来丰富表演

京剧源远流长，它博采众长，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在表演手段和技巧方面，京剧具有程式化和舞蹈化的表演特点，虽然在内容方面，京剧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主弦律都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如惩恶扬善，扶弱济贫，精忠报国，孝亲尊师等。这些都是民族的精华，人们不但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还可以汲取教益。

但京剧艺术又与其他艺术样式不同，如话剧、电影等。京剧不是靠故事情节取胜，而是靠演员的“四功五法”^①吸引观众，就像俗话说的，“戏在演员身上”。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酒文化，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接触、感受，但是把它展现在京剧舞台上艺术地体现，我们认为至少要经过两个阶段，首先，从现实生活到文学作品（或剧本），在这一阶段，历来文人志士都有不少的描述和体验，纵观中国文学之历史，大文豪诗人们都爱酒，能酒和写酒，有的是对酒的人生态度，陶渊明有“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止酒》）的诗句；有的醉酒以言志，如曹操的名篇《短歌行》，张扬了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进取精神；有的醉境出华章，如陈与义就能“落日留霞知我醉，长风吹月送诗来。”（《寻诗两绝句》）等等。这些对醉意、醉境、醉态等的描述。在诗文上甚为精采，也为舞台体现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对剧本创作和表演创作都是如此。其次，从文学作品到舞台再现，这一阶段需要演技的高超和对深厚的酒文化的理解，前面我们说过，如果说剧本是平面的，表演则是立体的，正是基于这一点，酒文化的素材在我们今天广为熟悉，无论是在体育表演（如醉拳等），还是在电影、电视等方面人们都对此津津乐道，可见其在大众之间扎根之深。而在京剧上则更是如此，酒文化不但丰富了京剧的题材。也丰富了京剧的表演，可以说京剧中各个行当，唱、念、做、打功夫中都有涉及到酒文化的，艺术家在对“酒”的表演上的高超技艺、内心体验，使得不少的“酒”戏在人们之间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如殷元和先生创新演法的《醉打山门》，把鲁达打死镇关西郑屠，入五台山削发为僧。遇卖酒人，夺酒痛饮，醉打山门的醉酒心态，表现得有色有声，使其仗义和鲁莽的性格为人们内心深处所喜爱；唐代大诗人李白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京剧《太白醉写》以一个“醉”字生动刻画了这位酒仙嗜酒如命、不畏强权、奔放豪迈的人生性格，剧中既有“醉熏熏好一似琼林赴宴，勒住了龙驹马醉眼斜观”的醉态，也有“口似悬河天言，羞辱高杨在君前”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或“酒醉心明白”的过人的机智和胆魄，戏中单就情节和主人公复杂的心态

^① 京剧中的“四功五法”，即指唱、念、做、打四种表演功夫和手、眼、身、法、步五种技术方法。

的表演而论,也极富观赏性。前者用“醉”来表现侠士,后者用“醉”来表现文人,手法不尽一样,效果则完全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说到京剧艺术与酒,我们不能不提到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它在表演艺术上的创造是历史的、开拓性的,他从师众多,广结益友,在艺术上博采众长,虚心请益,胸怀宽广、博大精深,他扮相清秀俊美,歌喉甜润响亮,而且戏路宽广,文武昆乱皆精。他精通音律,行腔吐字流畅自然,不露痕迹,平淡中见俏奇,典雅中蕴华丽,令人听之欲醉。在表演上,他吸收了昆曲表演的优美舞蹈,又根据人物性格和感情加以灵活运用,以丰富优美的舞蹈语汇塑造出许多典型的古代妇女形象。在许多古装新戏里,他吸收了我国古代的绘画,雕塑和舞蹈等艺术,独具一格,为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他独创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的梅派演法,其精湛的舞蹈,优美的唱腔使其成了梅派代表作,《贵妃醉酒》亦成了梅兰芳的代名词,他把酒文化与京剧艺术的完美结合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给予“酒”与艺术有机结合的创造以永恒的启迪。

《贵妃醉酒》的情节很简单,唐明皇与杨贵妃约好在百花亭摆宴,唐明皇临时失约,改往梅妃宫去了。杨贵妃只能独自痛饮,喝得酩酊大醉:“皓月当空,恰便似嫦娥离月宫,”“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啊,在广寒宫。”说了许多酒话:“这才是酒入愁肠人易醉,平白诓驾为何情?”声提裴力士,“想当初你进宫之时,万岁是如何等待你,是何等爱你;到如今一旦无情,明夸暗弃,难道说从今后两分离!”做了许多醉态:“只落得冷清清独自回宫去也!”夜深人静,才带着怨哀的心情。由宫女们搀扶回宫。角色的心情相当复杂。可梅派在表演中,将“醉”字在舞蹈中融合,如“嗅花”时,熟练地表演踏右步,双抖袖,右手高,左手平;右腿往前伸出再往后绕,撇在左腿后,立稳、缓缓下蹲往右卧;背着手,压在右脚上,左手往后背、右手放在胸前。……这种名“卧鱼”的程式反复运用,就把杨贵妃对命运的哀叹表演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这种“醉态”美,使人对“酒醉”以新的理解,频添无限的遐想,仿佛呷了一口清醇,荡气回肠,回味无穷。

可见,“酒”在戏曲舞台上,梅兰芳大师等给了它特殊的审美功能,审美既是一种体验和感受,也

是艺术创造(如审美创造),当然,这种创造除了“做”戏外,也包括“写”戏,著名的表演大师通常都是“全能”,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其创新不仅仅是在表演上,他对唱词修饰、唱腔设计等无一不精,因为剧本与表演相辅相成,互成因果。就京剧而论,大凡一个成功的作品,都经过多人甚至几代人的不懈探索、提炼而成,酒文化对京剧表演艺术的丰富,固然离不开表演艺术家对酒文化的切身体验,更赖于他们对赋予表演的剧本的“咬文嚼字”,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贵妃醉酒》、《凤还巢》、《霸王别姬》等完全说明了这一点。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先生根据《山神庙》改编的《野猪林》,把林冲这个悲剧色彩的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他的“大雪飞”的著名唱段以酒为背景,文笔流畅,一气呵成,可以说是林冲戏的经典,他集改编、唱腔设计、主演、导演及舞美等为一身,和梅兰芳一样,仿佛给了京剧界“眼前有景道不得”的局面,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生前对酒是否有特殊爱好,甚至有多大酒量,但他们对酒的功能,对酒文化与艺术,与创新的追究和深悟应该说是肯定的。酒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京剧的表演,京剧这门独特的东方表演艺术也给了酒文化展示以广阔的空间,京剧表演大师们的实践,也就是最好的注释。

综上所述,称为“国剧”的京剧,作为代表中国文化的表演艺术,它来自现实生活,和酒文化融为一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结合必将以新的面目出现。纵观中国文化史,无论是魏晋诗风,唐代诗情,仿佛历史上酒盛则文盛。在西方,文学的滥觞与酒(酒神)也关系密切。古希腊的悲剧、喜剧都起源于对酒神狄俄尼索斯及其祭祀的模仿,希腊罗马文学的鼎盛时期正是酒文化的繁荣时节。在今天,如何弘扬和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被称为“曲高和寡”的京剧艺术,它如何艺术地展示现代酒文化,现代酒文化又如何为它提供这片沃土?它们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的内在依据?尚需我们品着玉液琼浆,哼着“壮志未酬”去进一步探索。

作者简介:王仕佐(1955-),男,贵州遵义人,贵州大学旅游系教师。

黄平(1957-),男,贵州余庆人,《酿酒科技》杂志社编辑。

(责编 方刚)